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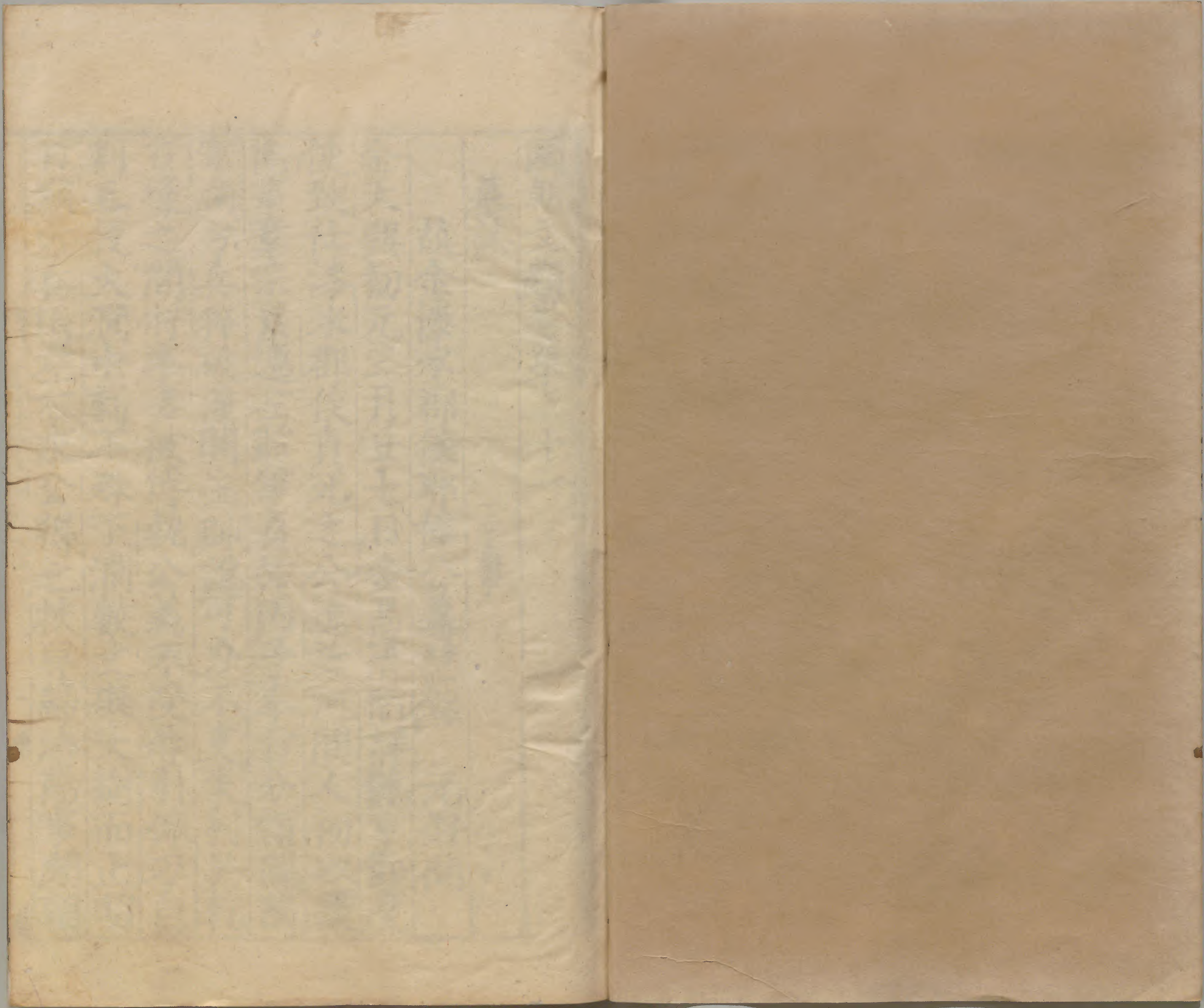
五十一之五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727
冊數	12 (10)
函號	別 54 8

庫文閣内			
三三	四		漢
函	七		
一七	二七		書
架	冊	號	類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東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譙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

廷馳遣尚醫救之即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
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
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
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
以公權畱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
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朝廷秉太
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
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壤
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
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以貧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

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
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略為次第之嗚呼
世無史氏久矣遠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
主兵比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
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
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
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
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天初予
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
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

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
 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
 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
 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
 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
 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
 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
 其事為之辭嗚呼可不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顏波方東有
 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為為之樂我所然

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
 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
 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
 喜從之游有太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
 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童吏負輕進士至
 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矣未
 曰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
 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秦和
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
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
之純曰中原以一節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
候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
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
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
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
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車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

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
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
歷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
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是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
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
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
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
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
子為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
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
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
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
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將悍卒倚外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

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
為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
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高
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
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
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
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
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
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
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

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
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
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
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
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
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碎亦不能變也食兼
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狂酒淋漓談詭間作辭氣
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謔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
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
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

騷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
 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
 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
 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
 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
 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
 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
 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
 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

張旺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排
 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自城天網四面開鯢
 鯨砥柱不採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
 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今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
 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
 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
 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曰
 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
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三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
光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

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
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浙節為書生束以
詩禮優柔廢飫偶以編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翻
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海濱輯武略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歿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
天和孫氏雒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豐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
衢彼責守間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
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
有攪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
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
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六日夜
悲泣謂醫者療之百方至刳其股并他肉以進而
元吉竟不可拯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
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
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塋其父
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
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
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學
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
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日張不可謂之亂一夫
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
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婆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
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

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

二十五年上察之上曰卿言甚是奏奏者入上其名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

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下上虐民誤國不聽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上省戶安上中書印

不許明旨上止上書奏

不亮于上上曰人言

以喪事家者上曰人言

无登忠憲上葬只闌禿之

淵莫測

其深其遠 一温如春夷

臨安危死 年十八入

相薦引端良 天澤姚左

丞樞許左丞德 尤宗者也立

御史臺以正紀綱 常寺以崇禮樂剷除苛虐

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

內寧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 天子嘉之曰安同為

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

樞機以宗社尊安為已任以民物阜豐為已責一

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

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

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

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

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

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家

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

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

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

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

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

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
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閭國鄉奉政原之先
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
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賢
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
朱氏攷訂古禮民迷罔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乎
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
三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一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
榆寧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

之私瞭然曾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諛俯
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
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
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
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
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
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
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
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
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
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峩昔誰辟門易山之民
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
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
綱竟以真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

制禮之後爲阻子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
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
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
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聖服裹釋杖叩
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
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
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
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成願公銘

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
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
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
生贈魯國公崇崇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
謚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
奏公幼奇雋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
年中童子舉選前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
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
至尚書刑部侍郎仁望寢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
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誓臣納款遂附順
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
七月觀于上都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
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
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
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賅胥數背法之羣
駭愕無敢犯令守越希訟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瘡前倅今倅雋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

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愆慢
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顏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徒徼填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
輩構桀橫吏十數蠹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贖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
錮諸園越四日邸斬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
於訴及守興國移秦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衢寇蠡起連江浙數郡逐憲臣嶸守
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
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
者迺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
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絲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
罪以賞脅旣良民即自括盜藪知僚鄉罪除否則
必薙薊無遺餘迺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決旬歸業俾黃衣
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
守常頰狗奉旨意公至呻吟不敢出一語撓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塵勵諸生去
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發縮冲漠權以
適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
友接物識監黜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望進士有方名下筆動千數

尊聞傳信稍自共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相載
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而文公書會而
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下蓋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
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齷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
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莫真潔之實將以自
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隊簡傳者
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若則索於句讀之末
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
世書繇元豐至至天三年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特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
析果知矣必驗其所從也手相從者常百餘人出
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心四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
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
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
有侶君無憾矣君之生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
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泊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從真
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

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歿家
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曷器其
材備脩能只奚實清廟斯齋敷只爰諫疑謀斯著
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
邁侯軸遠殆悔只沉浮星歲存益槩只云胡不弔
哲人歟只工垂般翰靡所倍只夔曠弗音襄武邁
只媿妍白緇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
鑽辭燁幽窆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
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
時鉅夫客鄂諷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
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
器之治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
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
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
乃元師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
敷以爲御史尋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
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

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
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
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
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
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
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
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
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
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者碩言輒見聽遂擢
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

三
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

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
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
與獠通以人爲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
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
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
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纍臣以君爲
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
時安南既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是星半更
民迎餽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口拜
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百良叩拜

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辭不

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知州

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

稱最行省遣慮郡囚袁瑞路各有誅愚民自誣殺

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之僉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

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

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

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九黜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悔也方大有違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櫬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祿遂卒於驛舟明日歛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葬于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子文曰文孫次日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誑故發必也

悍謹

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但丁同列諭意

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

縵報

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初沂美先物

量莫測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

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為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

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

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相師雍宋朝

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

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

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身受

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
聞域以力行為致知首清簡為高沉默自秘皆東
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
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踈數翕訛其持家簡
泊無復商確討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
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
為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
為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制詰
同修國史積官至君議大夫年六所成
說不為甚過而公以榮祿蓋遇為一

里為可謂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

不一歲卒歸壽中窆于婦翁不

氏三

男子孟實以公為待講時特官承事郎知瑞興
州事孟賚温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
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遂于黃巖塔山
之原予嘗讀文雅文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
服殷士膚敏細心王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
之恪謹溫慈筐承天知我世祖明德造邦
混區夏內外大小共而臣而公陟左右承賚
接錫終始若一至不而復申命而

三百

國朝文獻卷五十一

三十一

寵綏之則公死猶無可也。是宜銘之。一
祿不貪。贏謀不課。利刃以其拙。彼以
驚內。澡玉雪。誦聲清冷。鏗出金鑑。奉
隕。竟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
丘環。麓茂一息。以往際。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
人以封以崇。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一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
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捐北京都轉運
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
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
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
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詎其貳服親
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

三十一
國朝文獻卷之三十一
一 卷之三十一
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
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如吾子
女有吾債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
其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末疏黃金以兩
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悞悞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
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
使求債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
掠徒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
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

無入掠自是安寧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
伐宋從至閩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創殘
外供伏糧不擾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
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
離仁革狼頑渠首蘆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
夫佩金符責責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
陽實為蹙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
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
誌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揆此

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
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臣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
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
槁王猶僭岸海徵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
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
至視立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
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
公迺示怠弛袒殺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
士聽汝何爲天者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

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
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
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
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
有以凌鷲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
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
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
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六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
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

完朝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刻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菽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之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枵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爲凌鷲者後顧爲深

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以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音聞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款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

三五九十一
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
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
徙就饒及可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
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
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歟
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
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
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
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
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廩之境民

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
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
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漭為巨浸廣負千
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
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
立巢榭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
入善利門成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
縣民增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
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恣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

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
 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
 餘俸半月將歸墓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
 疇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
 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墓安西府
 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
 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
 省宣使密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
 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
 吳寶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耆耄孰謂壽考究其致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
 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
 塵兩王噉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
 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
 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
 鑄租舟民于河霍擊霆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絲
 胡后霍光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
 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
 濟京置平地穴罅推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三月二十二日卒官舍

皇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顯
顯公哉人之騶虞彼饒婪婪橫目虎羆雖古循吏
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忤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
立銘石道周以裸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
世祖氣焰烜烜燦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
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
中奉大大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
簿所躐級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為稽其人

不利也一旦為尚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
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
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葛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
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主事省
掾都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
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
省政與國宣勞為特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
臣不道言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
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
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

華而女年及矣自燕携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
拜其家自華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
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六月
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
中奉之家耶身歿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
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為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
事變之極狃薄俗之固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
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
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
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

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
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
州宜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
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為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
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
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
近民又歷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若可以有為
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
苗胄五世祖緇為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
秘書監為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

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
曠自儀曹而下皆家燕曠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
亂居莘生澄君之考也君友人談和視新識如故
知傾賞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
室 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

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
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
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願與修撰而下年分
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同官相驩故

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
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
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
而厚錐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
竟之求視銘異時

瀏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

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
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
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祿潛德其幽宏豈
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為者則以答
其為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
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
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窆長沙元配姚氏再配
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
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一孫男女三人宏將以

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生一子其自狀曰君幼馳
誦記敏為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
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
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
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一甲牛未聞人有辦為
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立多宣撫天平為四川
行樞密院柴積照磨用禮卿三博文薦出官瀏陽
非賢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以悴杖而後起皆出
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凶日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直實諫友過不計嫌

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為詩千餘篇號
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
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盛人者則不可也亦
思尉為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為有利為江南大
縣戶勦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
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
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
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即不
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
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
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
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
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
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為者
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
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
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
入惟求圖報離身為盜將不避為盜家他盜順
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

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嚴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尉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
盜特尉權一時宜審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輕盜幾
伺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
為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
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
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
是取償吾縣易地為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
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為也
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知盜也
師盜歟觀夫人觸法肆行徵倖未雨路悻人大譁則
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
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
以邑士安其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
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
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
竊覩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
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

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
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
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
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父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
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待而南以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
必堊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寤焉又曰
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
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爲
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
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
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工曹
遷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
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景弟
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
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并焉爾如君

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為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
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
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為文若
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為辭清
拔宏豔為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
先人懷集令之出處巧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
生為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策仕
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山山管勾北京行省承

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為無意於世之事
會者耶當秦郎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
沙也無不徃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為憲長沙
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
為柳之錄事群盜竊發無時艾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為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
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
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為恃授鄉民兵雜
而殲之格鬪屢劔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
私廩者為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

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頃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啟入奏無不與借 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挪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

千言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甘文武器略足以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伎之耶且求以剗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鋸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圜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顧錄捨在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溢一行時之爲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犇放平衍爲澮爲川其澗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賓長沙佛字

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道迹市乃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績綴嚴訓厥子俾知

義自奉殊貶志勤勤其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歛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己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廼棄葬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躡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美必門地

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文金代嘗仕虢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寃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止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詎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

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惜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牆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慙恚喑默吾父引寃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

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文慈祥幼書諳律仕未顯
達實志以歿統將以明季奉祀附墓鼎湖祖塋
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悛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
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
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綬紳文
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為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

制誥龍圖公之後絲都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
周氏以姨之子為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
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
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
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
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
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既沒養母逾盡歡大
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
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
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

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
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
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
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
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
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諫孫女男希勉女適
胡宜審孫寄生予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以前
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予妹婿周筠來請銘筠謂
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
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觀已嗚呼
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
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
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
跂涉攀援百計干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
或至破家墮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
可翔鷲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
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
乎往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
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

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
所豐者賢所嗇者年倚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
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
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
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
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
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
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

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
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
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
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
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
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
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
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棟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

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
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
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
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
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絕中表
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
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
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以宋

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
墓于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
字某清粹雅博為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
康府事歸 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補翰
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
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
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
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出
瓘玠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

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
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葬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
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出家以請曰楠生七日先
夫人没先夫人没由楠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
泯永遠或可以蓋楠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
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為夫翰林
為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
歸咎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艱誰其高闕奕世相臣相臣女
孫來嫁于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
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邁被
服間聞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
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忌成
媿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
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没
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楠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

年年六十有一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
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葬
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
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楠不敢辭為
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
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
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
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歷吏禮
二部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
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

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

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追謚 太祖冊

武宗皇后冊於寶錄預修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

其佐丞相府剡劄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

信從之為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

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

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

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

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

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蔡祖與公正色
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
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
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伏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
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
守濟南寬貧民官逋修闕于祠復學田觴詠自娛
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
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
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
其為文閑閤詠諷落筆纒屬不止於王言為尤長

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邪居東平
始八世祖沔為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
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
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
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
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
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
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
文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
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妣氏高氏晚歲

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
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髦譽珪
璋孰阨其遭文鳴盛出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
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隈以控引西北東際遼
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
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
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
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鄉譽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

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輟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雷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蓋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遙遠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探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劄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
 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上自校獵
 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旌象師子以為戲
 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一在
 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
 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
 以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
 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遲

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察計其所歷
 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
 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葛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
 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
 類。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
 正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
 言尚書省為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
 言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
 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

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
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
年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
言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
亦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元貞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二年。
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
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
而彌尊。遂無台司之與。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

言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
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
端。而吏得以取其無關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
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
果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
蓋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三吏舍。肅然具饋。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
三。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
吏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
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

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
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
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
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
嘗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
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
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
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
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
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
如孤弱得慈母時安工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
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
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
民用安堵時方隆寒上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
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
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
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
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
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迭兒爲丞

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雷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鐵木迭兒復為丞相乘間肆

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
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
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
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
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一
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
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
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一人遭罹姦克遺履危禍此
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

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
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
歲而請行令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
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
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
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
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
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
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
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又

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北路總管諸軍與魯贈翰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担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又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魯公墓在鄆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關民之攸止大燾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鈞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垆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畱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齊

方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闈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克滔天我則老臣恐從危顛二三君子擠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恐後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

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
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
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
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
故累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
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
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畱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
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
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
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
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二賞識
其成立初九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
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
署官掠郡縣燒府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

搖應者日衆至犯抗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殺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名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刎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割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它酋猶將襲公公秘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賊酋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餘之

張萬戶

知汝柵居係族逃死臣嘗聞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者殺活之不然吾擊汝立
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者即識其衣令兵識之
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
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出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翊
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
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
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
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
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

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
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
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
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
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
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
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
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其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
天下事定矣可無循行院也而張璠者以浙省參
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聞

公公曰見 上嘗曰言之者張方以軍餉得
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勢用東將非其福故告
上曰縱使行院可能亦不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
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 上曰其命爲副使
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累
可大用請俟它日 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臨金甌
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
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
而可斬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
副使以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
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
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羣昌民
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賦倍從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
病之以公爲廉訪使下軍未數月所部郡縣長吏
以下罷劾三十餘人皆貪吏皆無慮數百其贓鉅萬
萬強民有殺人之言更貪得下獄更陰劾官吏持
鄉里短長訟者皆公察之如法民間始

復遷詹事離不說公曰三瀝殺無辜輕黃金幣
中外洶洶守執法公曰人正勇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公曰惟張廷可苟不稱我任真
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

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日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帝御天

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

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

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

待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

以臺網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網陛

下之網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網乎

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

必欲用譖言殺無辜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

親解衣以賜公。上嘗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類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遷。奉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左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若聞

車駕時既度后肅

皇太后宮惺在龍虎臺遣使各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亡大夫祖饒感歎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告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

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

重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

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

位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

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鐵

木迭兒復為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

朵而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

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
以大學士嘗議抗言於坐曰
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
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
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
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
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
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中
末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種

臣集議弭災之道公
弭災當究其所以得
楊等寃死非致診之
意猶可昭白母使朝
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來凡三上三不允至
大夫鐵八等自上都
遞矯制每執符即莫
于南坡者公還顧無
親王監省公密撼之
一忠臣不敢愛死事已
書陳誅逆定亂之宜
一事泄得無危乎公
塵粉萬死不敢以言
行天誅罪人以次就
顧問曰此張平章耶
陛下入承宗社大義

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
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
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
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
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
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
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
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
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

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伯曰此當書之史貶其紙則嘗悉輟以賜公峻南者鐵木御史南坡之夕穀弓矢露刃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峻南親斫丞相拜住臂豈止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伏誅

及於事上曰以日計紙付翰林承旨闊徹公密書也方尚食既迭兒之子宮治書侍以佐鐵矢而獨後誅曰法強盜不分首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傷屍乎逆賊無君父地而苟容其生乎遂

在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大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方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殺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枝論之一小者有直書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

會其珠凡幾萬乎且蔡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
曾彼識之不若乎又乎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
壞汙穢賊虐恬不為恠逆類不明於人心禍亂之
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
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
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
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
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
懇為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
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

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
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告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
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
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
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逐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
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
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
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
公經筵如故公竟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
潔可以頤神已疾御擇而處之駕幸上都上願謂

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之侍養宜以時還
家得無便乎因遣使無論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
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
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王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
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
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
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
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
受籍會之凡為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
意賈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
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宜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
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干地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
為小變而氣益昌雖貴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
誠懇自處久之而各失其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
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公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
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虎人立矢洞其喉一
端重巖勁無漸篳諫之尚章句務求內
聖外王之道既二稍建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
公初娶楊氏繼定為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

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無名孫氏昌曰景武者公長子
也次景魯亞中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
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
景誠文林郎內政司少正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
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愨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
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愨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
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
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

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
孫游揚世武追三喪天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
有城孰不胙土我子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
軍司馬丞相御史三三相望總替國成人登其一
已極顯榮我以世世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
揆公曰噫嘻我曰致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
嗚哉德則惟世智周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
度之夫車既載于行而柅

孰謂得君衆
直以錫
震懼大駕之來
亦莫間政亦莫適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
止公疾遄已公來觀
之亡四國之哀勳在
者太史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塞蒙被涵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閉轉徙之善久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旻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惟怯傾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近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二日告
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其所遇古事變又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
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惠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
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買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銜制以相承更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泥
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擗節
謹惜非為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
之褻衣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
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及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三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之誑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
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
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
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
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
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
之樂城人再從真定曾祖元光祖誠考祭祖以公
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
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夫其
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入都路薊州判官
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官天楨次適真
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
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
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
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
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謇謇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
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六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
弥光以亨額額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
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
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撫義扶除天子德音元
戎往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
其人識知掾語孔文和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
贈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
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辯斯辯退
而能思閉戶深居副行其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久
之豈惟官成高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
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
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
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
官聽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蓋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雷公夢炎固已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生
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
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
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
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
而不狃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
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
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
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
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
儼然立為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
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
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
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
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
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
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
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
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為郡在東南儒
學之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
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
焉故其為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
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致仕
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
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
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
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
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
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
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
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
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
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
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
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
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
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
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
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
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
不精究焉先生娶東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
男曰昶昶昉隸生更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塋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奉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真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交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醜緩乎故爲之銘曰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止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敬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燾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之丞相江公萬里公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公紅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方此先生之始仕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職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幸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眾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永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或昔之先生曰昔古祖對策以直言忤史

洪雅尉今固當亦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事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墨可得也先生不答晉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棄教授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磨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遠其與者必求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禁而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
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
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
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必誠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耳
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
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筆
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以人或有覬苟非義不受
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公行厲為容談笑傾倒後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二一世矣而風致猶敦鄉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虛心其故云此先生之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士人知邵武軍恪之女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以朝奉大夫將作監繩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山陳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
次適安言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

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
之卒一年集始造先太文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
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
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
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
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
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
仁壽與先生同鄉至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文
一歲耳先生卒不即而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之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
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擬拾偏駁歎世之
忤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
粗二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
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
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
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冢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來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負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牽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
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喜心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照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筮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為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
見知時宰人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
而起後六日廼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
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畧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遺嗷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嚙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施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茲丘兮物援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若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
遂為滇人曾祖考諱世襲氏有土嘗領布變考諱

連襲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
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
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
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
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
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判官階將仕佐郎用行
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
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
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平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
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由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徼人稱其平延
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
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
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
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
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
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
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僂俗語畢而逝年六十
有二越八日葬昆明普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撫寧縣儒學曰昇仁德路
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志府學生曰益監稅曰
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
千人既葬諸孤佯書乞銘其莫嗚呼滇南之壤
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年朝廷置省憲以
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
也然其人其方深靡落相倚為習獲懷喜爭尚
禮義所不能蓋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
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徵南蓋悉其
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漢限却變皇風遠被為樂生斯衣斯
乃職半而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為息歡并
寃我為遠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兢兢孔
母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
譯西岡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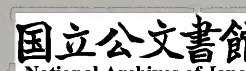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
世為後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某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適夫人於父母家時
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
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
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
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茂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即
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
史治書甫壯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
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
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六名益光顯矣省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
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
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
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
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
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速行毋以我
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計至徒御不戒
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
葬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
卒將以七月三日附生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

杜愚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
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
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
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
而能賢為婦而能孝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
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
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為銘義不
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燁其輝
元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履于福少也稚弱玉節



國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恭子俎豆不繫于遷弗
離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
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
實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桂我稼
則獲且庠錢罇沮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栢松蒼
蔚之儕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附之協其龜食
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天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
慶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
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
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
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
爲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爲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
兄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
爲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
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
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
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
給之牲牲物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
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
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
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
帥怒目左右梓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
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
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
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
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產倪萬戶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
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
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永明伏
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
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
方疑所捕二猫噉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
得牛立命償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
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
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慙去前後被行省及
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
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墓
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
之子肇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
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
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魏魏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
聞而哭之慟知其墓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來世
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
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
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
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
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
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
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
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
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
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章廩廩
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藝
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
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
拔並舍大木似翁簪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
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
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
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貞佳子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麋不如殞
戩之不翰鷩不如斃
奪其有據無與之爲
瘡墮其垂成無生之爲
寧坎而深樹而慘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燾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
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
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
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
慨至大己酉燾長翰林之明廷國史院編修官東
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
質求表其所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

百人龔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
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
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
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
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
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
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
冠齊漱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
咸稱先生學稽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
高薦名于朝私以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
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
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為監為令與丞
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
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誠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
事大吏徵為國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蚤作
晏休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剋剛各因其才矯
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
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
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國在請益太室升祔凡厥禮

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備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君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

理義辭旨切達不為險譎非有禪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以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

敦教邾邾縫掖來則來教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
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丞
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新綱或革而因酌損益
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實塞求龍鱗逆觸一不
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卒
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
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
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幾

操凡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
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
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
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安
燧燧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言
太原十二人者皆釋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
去而先生亦浩乎去矣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
子助教昔者貴胄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
師屬非其道筆墨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
裕廟東宮公為講學伯克既于鄔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
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
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
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
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
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
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兪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
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為其按歷皆
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
塗經龍門西河絕崖向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
遣導者先之有來騎法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
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
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
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
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從
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
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
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
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

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
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
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
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碛
徃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
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
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
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
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瘠骨見衣表弔哭之子
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生
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
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
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黑練以出
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過衛不可畱不得身
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
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
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
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理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

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籍林
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
羣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荅吾亡
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
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
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
武安君賜死杜絕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
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
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
教况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故
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
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
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
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
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鄒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
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
王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
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
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
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
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鄒王之考
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 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老回孫為置守
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
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
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
者懷之為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 成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北

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願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一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

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瑁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雷瑁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阮城公請以身贖母

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
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
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 睿宗承制監易州番
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 憲廟世

世祖方淵龍收召聞均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
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
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
中書方丞相之祖封國政施民散最號弗治求漕
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
德并州為府乃以近故 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安
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 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
臣苗胄為友則潛藩期 仕公者已不小矣

世祖踐極制監真定路 但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
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 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
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 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
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 田宋固鄉不返塋飛狐即
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 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
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 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
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 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
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 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

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為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彛秉袁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安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悔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直趙商魏北冀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

良宜莫如襄紆迺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
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為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
之右之昭婦穆孫王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
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
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
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為丘先塋石載其
名無使吾先人魂遊徜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
遺也子義為銘隨又遺其少一丁可亭挈舟廣陵五

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
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
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
為今弘之順聖遠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
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堯荅館酒使子貞堯
荅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
生進士特賜及第第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
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
子金繇堯荅省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
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

世官皆以公貴贈_公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
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蔭君始監順聖酒
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
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壽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
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笏玳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
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
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玳懷遠大將軍耀
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蔭官士進士未祿卒二女
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
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
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
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
業覈其進情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
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心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
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_姓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
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
若彘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
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

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
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
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辜及其鄰人
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
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
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父故者民
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
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
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
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
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
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
修仁潔義可謂曰父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
中天畜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
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
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
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
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父
與亨學行巖巖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精究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
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
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
三遜其季叩莫讐又仁一厥之祀修撰繩官以祀比
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
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以招之從先墓來如歸撫撫
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廿六文太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生元明善生墓碣銘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
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公銘俾諸孤刻之墓中

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
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
壽八十五以卒嘗為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
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
蓋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
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
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
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
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

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墓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蒞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

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繁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墜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徽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下廟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負不同吾心視常人亦異況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者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又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踴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告已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猶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嘗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剽象兕而後知其利蕭蕭要裏不必路極九有而

後知其良古人豈奇禮異固於小官而不獲伸者
何限遽曰其才已足可與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
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主火勲不及書也然有其
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
何傷哉是為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
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
府經歷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

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爲謀克謀克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爲官名云真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爲千戶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爲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爲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

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詞烝匪信曷徵維鄭有
良吏維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
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為同
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
授之經懃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
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
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

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
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
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匏冠布衣刻
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
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
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之馬以
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
以為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
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
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

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
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
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
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
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
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
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
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版授軍民招
撫使坐庭王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
卿幼嗜書沐浴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
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
與元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
寒暑不懈嘗讀書未就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
也初從太史氏別居陽城聖居嵩嶺間讀書三年
而後歸為郡學官病遠東明遠近學者從之
常以百數稍遷東明縣令三六德丙午始除國子助
教在官兩老於家者數年除臨朐主簿到官未
久即去之延治二年卒於家年六十有

四以好文學... 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 封東明縣子夫人王
氏故太醫守... 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
其夫教其子以... 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
就養京師安... 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
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
泮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二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
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竒石積諸齋前
以為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
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
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
之泱泱用世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
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
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
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
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

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矧父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為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奇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為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詐各引去眾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

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遂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羣既襄事輒屏迹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眾此儒生其一也享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二年正月十一日卒葬真定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權黑軍萬戶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

此夫人孟氏夫人董氏之別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
憲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
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
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掾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
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
適侯閻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
興賊雜蹂躪醢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
焉而今為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
日君識其為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
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
闕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挺身堯整而官弗崇雖則弗
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
則侈其迪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
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績茲勞功刻詩墓門
維以元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
如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子同登進士第又同官
于朝先人生出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憾而終觀

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
爲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
周畢公高商孫萬事晉更十世得列爲諸侯滅於
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遼戶部侍郎
山南始著於家謀子二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
生誦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閎遠矣曾祖
諱鏡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
使河中詰總帥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艱關
轉徙占籍真定力學底行起家至江南溯西道提
刑按察司經歷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次諱
宗義皆早世仲即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若
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於詩詞試浚都文學掾
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恐諛弗敢
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滂饑群無賴起績溪盜
效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
廩以贖疇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
供玉面狸四十畢罟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貲毒民
君至請悉罷貢歛民有棄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
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
春秋飭其牲器以奩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

有寓望吏徒有異而弗歸其知有政而趨功監司
郡守爭爲鼓譽江浙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
又屬數考江陰懲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
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脅誅者吏黨
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
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脅誅者得免死南
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既私田霖潦水
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
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蟹
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田事適浙西廉
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
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
辨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
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
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
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
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
無爲君來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
階前資遷承事郎監黃池務院以至治三年五月
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葬於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某州某里之原要把氏...判官時之女男三人
澄沂妹女一人適浙東...侍其同朝之子通
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
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蕙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
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
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
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
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
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
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
人累薦君才口且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
唐詩書尊俎誦詠息偃泊然無豪髮世俗慮撫育
諸孤子嫉誠惡公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汲
焉猶負宿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
知爲有德尤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
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虺裂
焚剽翦薙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
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
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
其德以歿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所以進
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
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是宜爲銘銘所以使後
世爲善者不怠也銘曰
冕弗媒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子暫也彪炳而
文立其嶮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
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
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礪三公憚俾天爵狀以謁
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邇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
諱錯無極徙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爍祖讓事
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
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滄瀧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
郭木石與居隱操裸師軸友憚敬不謹言倍行過
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下冊示尊閣修名
疇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
歲六十二瘞諸侂儷代之王賢以孃胤恒補吏晉
臬擢文章變兮死未灼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

事斯道卓幹母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獲顧
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鏢賴士載辭傳嘉
碣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卿家平陰廣道先生之
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
若党懷英趙渢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
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咲無雜賓嘗知
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
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
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為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

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
王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
書監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
也死之日家無餘貲槩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永平
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沒迷所在後
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密其在墓西十五步初
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
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邳邦用楊
天德來獻臣同德張据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徹燕
南毛居仁耿都陳父雲中子無攀鱗太華郭時中郭

郊范文炳平陸負擇加以衣衾藏之故元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
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溥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
說自是屢餒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
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
賢竒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推耕午以
饗實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
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既而疑
焉終廼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

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
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
匱匱乃以所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
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
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節目礫硠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闔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道邢必式間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歛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棲遲蓬華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
曰適作四亮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眇振
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
喪子其自將旣而聞卧疾慮之調養詢諸友生始
知先生有子樸罕世文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
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立園行媿
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予謂寧
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
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
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礪
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
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
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
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
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
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
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
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
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

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
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
生者也於此而全為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
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
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
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
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
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
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
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
為之訪諸故老撰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
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
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
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
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
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
以待之卒舉斧未審省闕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
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
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
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
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
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
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
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
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
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

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
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
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
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
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藪焉
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
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而兵襲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
克捷既下襄陽遼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
任者若崩厥角恐彼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
不臣妾昇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
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
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人
止寂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
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
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
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

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為諱抑
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
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
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
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
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
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六經父森贈宣教郎
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初初起身儒科即以治
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祖公為譜升朝一再
遷至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公之事莫急於邊

策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任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若於朝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恠獨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跡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為其國謀帥而拔李希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

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著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具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聞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敢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採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福近縵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亡之由於二廟之上其有取於吾言者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六節所在故一詳錄公生以宋丙
六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三二月十日葬其鄉
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葬楊氏贈宜人繼黃
氏武宣人子勇二長震先卒必茂女二豐城李
吳廬陵文陸其壻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
時余參秉江西以脩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
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亡小人之有德有爵者
并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小京師一日致其婦
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塋有年而墓道未表大
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並刑以詞翰重一世

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
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
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
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
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
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
世祖皇帝以親王撻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
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既
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
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文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
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
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
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
此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
壬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丹
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
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
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
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
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躡之宋三百
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
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
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
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唏

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
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
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適侯見帥深入不惑
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
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
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
以精騎數千至侯之無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
衝擊力戰不少憚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
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
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關

日真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
八矢貫侯臂裂帛裹創後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
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
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
親視其創饋之食與樂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
或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
適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儔黨言喑喑嘆曰
其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
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一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戍
涪州歸師至欽陂戰死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
氣嗔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
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五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
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
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繇武定軍屯光徙
屯黃勇勝軍後剏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為副其將
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為
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
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
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遠

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仁
捐軀殉國其素志也而立
人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
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士
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
元氏清河新阡表
侯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
兄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
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
口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
侯之後宜大蓋已觀其兆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二
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丑
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因
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
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
石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
一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
一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聚君娶楊

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

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

提舉杭州酒使司知

君娶楊氏生子曰弼

氏生子曰諱良曰

曰諱林曰榮曰瑩曰

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

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

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

曰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

瑛君曰諱貢君由將仕佐

子徒蘆瀝鹽場同管勾諱

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

今將仕郎高郵屯田提舉

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

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

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

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貢君娶弭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為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

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

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靖通娶

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軒或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

于縣城郭西賈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不別墓新阡
三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
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
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
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行於冥漠之中
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卒振顯者
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嗚
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

誠成韞德弗仁君諱崇祖字顯之益樹善
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
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
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
榮其父母由是制贈崇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
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
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
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為國子生而余職叅
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崇謁于文
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齒已告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
液必親雖躬澣矢弗厭鄉閭蓋以此言默慶云大
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
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無歸至夜分戒叩
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
視珍貝君得書必手抄校讎無豪忽舛異迺已曆
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
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十
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
研贖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嘗曰學
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謂曰金於
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
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
君為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嫠喪葬者每
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為世俗陰陽
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諳日聞轉運司
群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
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
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
族嫻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
饋既整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
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
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饗君卒諸弟稍
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
曰君之教行閭閻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
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
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
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
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

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係司畫諾皆以治辦稱
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費玟馮慶孫男五人長天
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
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
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
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
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
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
服食以希高年卒浪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
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
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恩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楠

嗚呼金蹠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
歲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

百言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具弓者莫能
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斷者琴工音焉以為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夫傳稽籍賦思剖分泰我以諧雅
族既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送至問焉劬
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以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
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丁方太子賓客姚公端
父平章何公仲韞立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

三

四

五

為重數公者每以歸之得公不笑所重也公薨以
是年十一月辛未十一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
庚申葬澤之寧鄉縣原塋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
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出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
即彌寧疾瘵彌寧審出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
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
人巖以祖蔭當補官高出豈豈皆而女三人曾男孫
一人山童文二人擊嘗謂公門閥人地文武猷為
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大
平是持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類

愈司照磨妣劉氏出少敏悟諸父成器之素多疾
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
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墜垣女一嫁王
氏是歲葬臺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
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
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
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掬作
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不文公同里生不及事
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備公于廟于祠無異辭集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感大哉春陵之學四方
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
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楠表

王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
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
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撥其妻
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
葬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為詩

文傳之又為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
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
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
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
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
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寘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
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
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沈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
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
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
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
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
上客畱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曰與彰德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曰與彰德
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
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冀一得
遇待爲幸閻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
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
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
竟曰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
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
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不了不
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嘗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脩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日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擊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揚載杜本來而視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歛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稷山段氏旣表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旣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隳地蓋爲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
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
斯民之生存無幾况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
行乎抔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
不畫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
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
之稷山由輔而上溯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
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
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
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

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
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
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叙而篆之
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
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
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已脩已克已成已之幼也禮
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正天
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
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
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克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
皇子安西王召為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貢贈中
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
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
似英甫彥亨輔之兄彛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
任有祿位獨輔宦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為御
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
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曰盛君子有望焉嗚呼
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
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
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
為得失哉故為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徧物邈無託兮久焉識眇弱翰兮著
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
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
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岌維岳
兮潤沅斯河世寢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
生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問則爲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難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父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教茂厓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上

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趨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 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 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

清光歸而娛嬉并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如大駕出宮則厓眉共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爲筆其爲筆也管以堅竹以馳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爲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塋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紗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冥
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不
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目其貌非儒生
雖多子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界之學士先生如洪
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
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
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
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
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
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
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
將絕爲外舅買妾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筍
三歲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
悉致家貲以去筍力畱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
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
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
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佑和寧路儒學
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曰蘇君持君事狀
告子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
主家產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乘崖張公
爲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
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
怵於官府禁令非不埶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
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爲我文以
表其墓爲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
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
郡君者已亡子憐其孀奉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日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黔之日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
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
自不以我爲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
乎陽爲翁翁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
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
爲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
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
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
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杭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笥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富狀其事泊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父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得豈弟親親女以丑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湔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六

